

全唐文紀事

〔清〕陳鴻墀纂

全唐文紀事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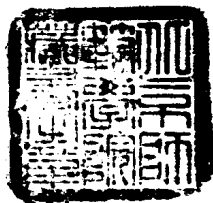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9003

1129003



〔清〕陳鴻墀纂

全唐文紀事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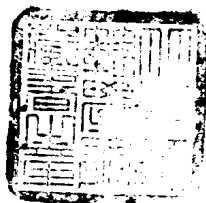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9007

1129007



[清]陳鴻墀纂

全唐文紀事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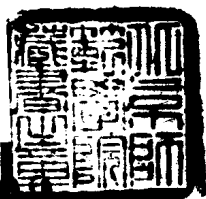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9009

1129009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
〔清〕陳鴻墀 纂
(全三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祝橋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50 插頁 12 字數 871,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87年10月新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500

統一書號：10186·729 定價(精)：14.50元

出版說明

全唐文紀事一百二十二卷，是清朝嘉慶年間陳鴻墀在纂輯全唐文時，從許多資料中輯錄有關唐代文章的各項文獻編纂而成的，目的是想用來配合宋朝計有功的唐詩紀事的。

唐代文章，前後共經歷三次變化：武德初年，承六朝綺麗的文風，雕章繪句，華而不實，形式上雖然駢四儷六，聲韻鏗鏘，內容却空洞無物；到了開元前後，崇雅黜浮，陳子昂倡導於前，蕭穎士、李華、獨孤及繼起於後，文風爲之一變，突破了傳統形式的藩籬，有了比較充實的內容，但還沒有完全脫去駢儷的餘習；及至大曆、貞元年間，韓愈、柳宗元掀起了「古文」運動，提倡樸茂古雅的散文，繼跡史漢，這才完全糾正了齊梁以來重形式不重內容的文章風氣，不但有了充實的內容，並且找到了與之相適應的形式。舊說：「漢人通訓詁，宋人究義理，唐人重文章。」我們要研究古典文學，不僅在詩歌方面不能撇開唐代，就是在散文方面也不能撇開唐代，它們同樣是光華燦爛的文學寶庫，是值得我們接受、研究和繼承的。

但是，唐代文章浩如烟海，單以全唐文來說，就有一千卷，作者共三千零四十二人，收文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四篇，遍覽一過，已不容易。如果要對每個作家進行具體研究，那就更加不易着手了。這部「全唐文紀事」在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上有一定的用處。雖然由於編纂者採取述

而不作的態度，只是廣泛搜集原始材料，並未經過提煉取捨，以致內容方面精粗雜陳，並非全部都有資料價值，但對於研究者說來，却未嘗不可以由此領略唐代文章的精神風貌，對於主要作家的思想和文采，都可以略窺涯涘，進而深入研究，也較易爲力。並且它所採錄的材料，除正史傳記外，旁及野史、筆記、小說、考證文字和金石碑版、書籍題跋，以資料論，可說比較豐富和準確，尤其是徵引金石碑版的資料，更可以校正文字的異同，價值很大。雖然所徵引的書，自歐陽修集古錄和趙明誠金石錄以下，也都是人所常見，無甚特殊，但它把所有資料彙集一處，節省研究者翻檢之勞，實在費了相當的勞績。作爲唐文研究的資料，這書是很有用處的。

不過這書在編製體例方面，似有可議的地方，它不採用計有功唐詩紀事的「以人繫詩，以詩繫事」的編纂體例，反而採用了劉義慶世說新語的體例，把全書分成了八十門；由於它所分的門類不盡恰當，因此便顯得比較繁瑣而苛細，同時唐代文章遞嬗演變的痕跡，在本書中也不大容易看得出來。

這書只有一種刻本，據書中序、跋來看，是同治十二年方功惠在粵刊印的，字體雖大而悅目，但校勘不精，魯魚亥豕，觸目皆是。這次重印，凡是書中徵引到的文字有原書可資核對的，我們都儘可能找出原書，作了校勘。

古文斷句不易，尤其是唐代有些作者故趨奇詭，文字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本書奇詭門中樊

宗師的絳守居園池記，千年以來，就很少人能加以句讀。我們採用元趙仁舉的注，勉強加以斷句，仍覺晦澀難通。

本書一九五九年曾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初版發行，這次我們改正了一些標點和排印錯誤，重新出版。不妥之處，恐仍難免，希望讀者不吝指教，以便進一步修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九月

序

嘉慶中。詔輯全唐文。翰林院編修嘉興陳先生爲總纂官。彙萃之餘。加以考證。錄於別紙。至全唐文告成。所錄者積一百二十二卷。自爲一書。名曰全唐文紀事。以配計有功唐詩紀事。嘗欲進呈而未果。蓋其時先生已罷官矣。道光中。先生來粵。掌教越華書院。澧從受業。嘗於侍坐時。聞先生言其事。而未見其書。先生歿。於今三十餘年。季子子因。官於粵。篋中寶藏此書。澧乃得敬觀焉。繕寫工整。牙籤錦褙。進呈之式也。方柳橋太守出資寫刊。仍以元本付子因藏之。其新刊本。幾閱月而畢。子因屬澧爲序。澧竊念先生奉詔纂成巨褱。以餘力爲此書。而猶浩博如此。先生之才之大。見於斯矣。雖未上邀御覽。而有賢子爲之護持。不至失墜。又值太守篤嗜書籍。爲刻梓以傳世。澧老矣。猶得而讀之。不勝欣幸焉。書其事不敢辭。先生又嘗撰全唐文年表。及全唐文補遺。皆未成。此亦澧所得聞者。因并記之。同治十二年八月。門人番禺陳澧謹序。

凡例

一、全唐文仰稟審裁。親加釐定。不特網羅宏富。而去留精審。鑒別綦嚴。自來總集巨編。如古文苑。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俱不足擬議萬一。誠藝林之矩矱。學海之津梁。鴻埤久預編摩。獲窺美富。茲值刊刻告竣。薄海風行。雖伏處里閭。猶得仰觀文治化成之盛。謹與東南士子。傳誦講習。積前後採輯各書。凡有關於唐人文字者。勒成此編。用識欽服慶幸之私云。

一、載籍羣言。醇疵互見。自折衷至聖。而後得所指歸。鴻埤恭讀聖製御製詩文。間有論及唐代文章者。或示以體裁之正變。或敷其言之從違。褒貶昭然。權衡至當。因敬謹繕錄。冠於卷端。庶爲萬世立言者永垂準則焉。

一、詩文評論。如文心雕龍之類。主於品藻。而不著其緣起。劉攽詩話之類。主於紀述。而不涉於篇章。惟宋計有功唐詩紀事一書。或錄名篇。或著本事。或紀品評之語。包羅既富。摭摭無遺。此編本以命名。並兼用其例。不敢意存簡略。

一、兩字分門。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爲最古。後之沿襲成書者。如宋王讜唐語林。明何良俊語林。俱全用其目。今亦依其例。分爲八十門。其體例一門外。仍以唐一代帝製列於各門之前。則敬遵欽定全唐文首以帝王之例也。

一、自宋以來。詩話之作。多識瑣聞軼事。而論文之書。亦多溺於章句。俱於宏指無關。恭誦御製讀全唐文詩。有諸體皆畢臻。堪爲政治輔之句。並特舉房、杜、魏、陸四人。以爲唐名臣之冠。大哉聖言。不特一代定評。實爲千秋彝訓。鴻瑋敬釋睿旨。特於當時政事典章。以及人主之納言。臣工之抗疏。諸儒之議禮。一一分門纂輯。庶唐代得失廢興之故。可以考見一二。與歷代文評、詩話。用意稍殊。

一、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皆不免訛舛。爲後人所譏。此書所采。除新唐書糾繆、五代史纂誤外。其見於金石文字者。尤足與正史相發明。故自歐、趙二錄而下。凡金石題跋。所采較多。俾閱者因訂文之訛。卽以砭史之失。於劉、宋、歐、薛之書。或稍資參考云。

一、此書惟經義一門。與唐文關涉者甚少。故止酌采數種。此外如欽定四庫全書所載正史、雜史、諸子、別集、總集。遠自唐初。近至國朝。凡有關於唐文者。概爲甄錄。

一、集之有序。或道其生平得力之由。或著其各篇造意之始。類皆貫通全集。鑒澈本原。較之偶摘單詞。漫加評騭者。尤爲親切。考唐人文集。存於今者。俱采入欽定四庫全書。不下數十種。其自序文及唐人、唐以後人序文跋語。凡有關於論文者。悉行采載。間有其集已佚而其序僅存者。一併錄入。庶於一代文章流別。粗可考見。他如賦頌銘贊之序。有可爲本文起義者。亦間及焉。

一、略體文有正史內載全篇者。概不采錄。其說部內所載全篇。間登一二。冀以徵逸典。廣異聞云。

一、改補警策可題。而逢篇已秩。妨全唐詩逸句之例。間於類書、說部。采錄數條。不以無事可紀略之。

一、文有異同得失。間附案語於後。管窺蠡測。期稍資考證。非敢立異。

一、每條下俱注明出自何書。以便稽考。不敢蹈前明人不注所出之陋習。其有一事而各書互見。

一、辭略不同者。則並存其說。以便參訂。若止字句小異。俱不複載。

一、所採各條。非有所論斷。即有所考覈。若但云工辭賦。善屬文。如此類者。概從刪削。

一、唐人所撰各史。及自成兵書者。謹遵欽定全唐文體例。謂不可名之爲文。即不可概之爲文。凡

一、有論及者。俱不錄。

一、實錄爲史之一體。惟韓愈順宗實錄附於集內。而載於全唐文。故評牘之語。仍行甄采。餘不錄。

一、各書中敘事過長者。止就原文酌爲刪節。不敢意爲增改。用歐陽詢藝文類聚、王應麟玉海諸

書例也。

一、全唐文止載本文。爲總集一定之例。體裁者必詳考其事之始末。方有以測其文之宗旨。今廣

一、搜事實。悉著於篇。俾展卷瞭如。油然而生其胸臆之志。至於評牘優劣。訓釋音義。辨證異同。見

於唐、宋以來文集者。亦復詳加撫拾。自維扣槃之見。於煌煌鉅帙。萬不足以爲滄海細流之助。庶幾海內之讀全唐文者。因委窮源。誦習較便。故大旨主於寧繁毋略云。

一、宋人編輯之書。多有虛題種數。如魏仲舉五百家注音辨韓、柳文集二書。號爲詳博。然據其所列韓集。實止三百六十八家。柳集尤寥寥數種。殊非信而有徵之義。此編所引。約五百八十餘件。謹詳列書目於前。不敢效昔人虛誕之習。惟鄉隅僻處。陸續借鈔。握槩晨興。燃脂瞑寫。書多未見。讀更難精。掛漏之虞。陶陰之誤。知所未免。實深惶懼焉。

全唐文紀事卷首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

古文評論

唐高祖

修定科律詔

漢高入關。除秦苛法。唐祖受禪。修隋律令。一代創興。以刑法爲重務。其規模可概睹矣。

太宗

金鏡

唐之太宗。致治幾於三代之隆。今覽金鏡所載。其於處己、行政、用人之道。亦何其見之明而言之詳也。此所以追蹤往古歟。

致仕朝參在見任本品上詔

春容雅贍。淵淵金石之音。

賜孝義高年粟帛詔

敍意屬辭。婉切暢悉。殊覺情文生動。

誠厚葬及賜功臣陪塋地詔

深情內蘊。麗藻外敷。

褒李太亮書

溫純深潤。辭不煩而意甚摯。

帝範序

述天位之不易。敍王業之艱難。垂訓後昆。特爲深切。

帝範後序

意既切至。文復典正純雅。

晉宣帝傳贊

選辭厚縟。而大義相繩處。殊自嚴正不磨。

晉武帝傳贊

文瀾浩渺。而反復抑揚。於當時情事。最爲穩切。

睿宗

襄魏知古手制

清辭簡旨。悠然自遠。

勞畢構璽書

條數弊源。洵爲探本之論。而文彩爛然。使人耳目一新。

明皇帝

發宜撫使勅

典正之論。而辭涉華腴。則質文損益。風會使然也。

求賢良詔

意旣纏綿。而言皆雅令。

誠勵風俗勅

清靜不擾。和平不爭。王道之成。何以加此。

焚珠玉錦繡勅

英茂鴻駿。亦古人貴五穀而賤金玉之意。

勅朝集使

拊循斯民。惟牧守是寄。一不稱職。則兆人何賴焉。教勅之辭。固宜諄切如此。

勅朝集使

辭義何等殷切。是不欲僅奉行故事者。明皇初政。所以蔚然可觀。

處分朝集使勅

吏治所賴以振飭者。全在敷奏明試之時。不如此深切鄭重。安能致理。故知臨軒策遣。非屬具文也。

孝經正義序

說經之家。往往鑿空騁異。使聖人之道不明於天下。此能深斥其流弊。文亦簡貴可傳。

肅宗

獻獄詔

有惻怛之思。故文情條暢。

代宗

增修學宮詔

金革之餘。加意文學。不惟收拾人心。自是立國本務。

大赦詔

播告之文。語義加詳。而名理亦復斐聲。

德宗